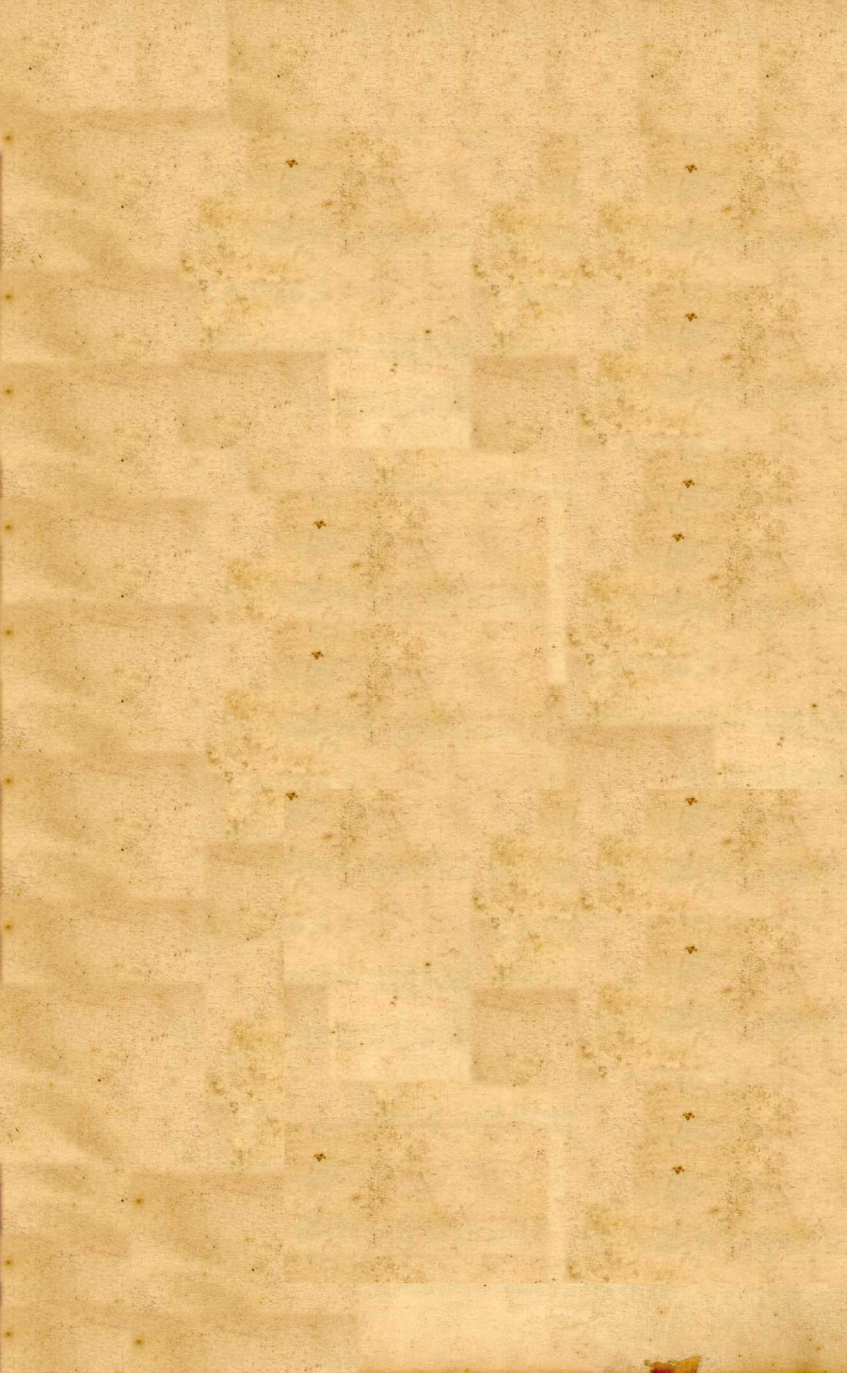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戰文藝叢書

東方的坦倫堡

中國文藝社主編  
王平陵著

藝文研究會出版  
獨立出版社發行



抗戰文藝叢書

東方的坦倫堡

版 權 所 有	主編者	中 國 文 藝 社	實 價 三 角
	著 者	王 平 陵	
	出版者	藝 文 研 究 會	
	發行者	獨 立 出 版 社	
	總經售	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	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			

謹以此書

紀念死難的同胞們！

王平陵於武漢六，四。

## 目 次

委任狀	1
東方的坦倫堡	25
國賊的母親	31
血 祭	50
母與子	57
荒野的號哭	65

## 委任狀

這幾天，蘇州的情勢，跟隨大場方面的激變，更緊張起來。

時季已屆寒冬，東北風集中在狹窄的街巷，像關鎖在鐵籠裏的餓虎，死命發出尖銳的吼喊。整日夜在下雨，將近一禮拜了，墨黑的雲，飽和了雨量，幃幕似地低垂着。風聲淒厲，伴隨屋簷下淅淅瀝瀝的漏水，通宵達旦，從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好像老天爺預感到這城市將逃避不了命定

的浩劫，在揮灑它流不盡的老淚一樣。

不久以前，這裏的觀前街，道前街，還是很熱鬧，北局的電影院，茶樓，吃食館，仍被一羣時髦的男女顧客們擠得滿滿的。此刻，較大的店舖，都已闔上了門，有的半啓半閉着，人們都擠塞在街路上。

從四鄉趕進城的老百姓，赤着一雙泥濘的腳，東張西探，默不作聲，死命在人堆裏擠過去；紳士們張開一柄破雨傘，也加快了腳步，從道前街跑到觀前街，又轉彎走到玄妙觀，到處停一停，立刻又低着頭走，說不出內心的苦悶，使他們的面容，像塗抹着一層鉛色的灰。

這城市裏，除了風聲，雨聲，忙碌的腳步聲，一切都是可怕的沉默。

隔了一會，一陣叫賣晚報的聲音，特別嘹亮而緊張地刺激着每個人的耳管。

「晚報！晚報！」

「大場克復了，我們反攻蘊藻浜了……」

這喊聲，從報販嘴裏叫出來，使過路的人，都停下腳步，輾轉地低着聲音在詰問。

紳士們的手裏都拿着一份晚報，聲音抖抖地讀下去，一個字都不肯遺漏似的。但是，晚報上所記錄的消息，和他從報販嘴裏聽到的，剛剛相反，而是大場不守，全軍退守蘇州河的一段悲壯的戰史。

蘇州警察局派出的密探，常常見神見鬼似地把敵人最近的動態，形容得逼真，確像是親身經歷的記實。從虎穴裏捉來的虎子，其實呢，他們從警察局起步，走出閘門，他們的腳根就像垂着笨重的鉛塊，再要請他們前進一步是非常困難了，總算因為責任心的自覺，至多也不過到一次崑山，聽聽從安亭南翔方面傳來的砲聲，就馬上回轉了，回轉以後，照例是一篇忠實的說謊。在安樂中舒服慣了的蘇州人，從前並沒有過這樣恐怖的經驗，現在是第一次，所以，他們最歡喜從恐怖方面耗費不必要的考慮，例如：在當晚或明晨，敵人就將衝入蘇州城，殺盡蘇州人，敵機就將轟炸蘇州，把蘇州燒成焦土之類。種種恐怖的消息，謠言，像夏天討厭的蒼蠅，散開到這城市的每一個角落。

城裏有身份的人，早就攜帶着貴重的物品，向後方偷偷地移動。待上海的消息，一天天地惡劣，不算怎樣了不



起的人家，也在開始研究搬動的計劃了。到最近國軍退守蘇州河，又聽說就是我們的國防第一綫也因為戰略上的關係，預定在放棄之列了，於是，蘇州人中無論是誰，都覺得與其做順民，不如做難民，「逃難」這一問題便成為蘇州人討論的中心。至於前線怎樣，敵人到那裏，我們的軍隊在那裏，反而是無人過問了。

因為大家要逃難，城內的船隻，車輛，都被雇完了；大街，小巷，塞滿了行李；男的，女的，潮水似地沖到車站上，在淒涼的北風中等候上行的列車。

「蘇州人恐怕都跑光了。」在逃的難民驚恐地相互耳語。

「不，不，還有許多人沒有走呢！」一個年青人在糾正那些人的錯誤。

「是的！」一位年長者急忙舉出事實來證明：「我聽說蘇州的大紳士潘老先生還沒有走。」

「那一位潘老先生？」年青人問。

「就是潘則民——是潘則民老先生。」那個年長者直捷地不假思索地回答。他還想把潘老先生詳細推薦一番，

因爲大家急於要趕火車，便祇能根據他一生比較重要的經歷，約略提一提：

「他很闊，在前清宣統末年，是蘇州諮議局的議長，齊燮元在江蘇當督軍，他是最出風頭的省議員。總之，他是我們蘇州的大紳士。」

「他媽的，漢奸！」那個年青人脫口罵出來，又補足一句說：「不然，他爲什麼不逃？」

那個年長者自信是瞭解潘則民的，他閉着眼睛，想了一想，回頭說：

「不會，他決不會做漢奸，你的猜測錯了。我記得前天縣商會開會，他是主席，一再對大家說：『要和蘇州共存亡呢。』他不逃走，正是他的人格高尚。」

那個人雖然這麼說，但青年的意見一點都沒有動搖。他們各持極端，在奔赴車站的途中，刺刺不休地講着。待他們將要通過候車室，擠入月台時，忽然覺得擁擠不堪的車站上，絲毫聽不到一點喧擾的聲音，回轉頭來，他們在天橋的平坡上看見立着一個人：矮胖的身材，長着一嘴粗硬的短鬚，配合一隻田字形的面龐，時刻睜開蒙蔽在濃眉

下的眼睛，運用異常動聽的聲調，對許多逃難的人，沉痛地演說。

「瞧！那不就是潘老先生嗎？」年長者推了一推青年的背脊，鄭重地介紹了一句；又不勝讚嘆似地自言自語：「老先生的說話，多麼使人感動呵！」

羣衆的視線，都集中在天橋的平坡上。潘則民一面慷慨陳辭，一面捏緊拳頭，頓腳，捶擊自己的胸膛，反覆申明他決不離開蘇州的理由。

「蘇州是我們的故鄉……有我們祖宗的坟墓，蘇州人要保衛蘇州，抵抗日本兵！……」

羣衆聽着這樣悲憤的話，都有些忍受不住，尤其是一般有血性的少年，熱情的年青女郎，真給他的話感動得哭出來了。可是也有世故較深的人，不容易因幾句激烈的話就立刻發生反應；仍舊是抱着待攷和懷疑的態度，低低地略帶譏刺的語氣說：

「抵抗日本兵，說得好聽，怕是維持日本兵吧？」

竊竊私語的聲音，逐漸由複雜而高朗起來，使特別熱心的分子，感覺不耐煩。噓……噓……噓……算是發出一

個彈壓的警告，接着就是高聲的叱罵：

「亡國奴！不要吵！」

因為在這樣一個神聖的名義下，就是有不信任潘則民的人，也祇得斂起呼吸，不說一句話。

潘則民疑心自己的言語被少數人捉住了破綻，立刻扭扭鼻子，裝做要哭的樣子，抬頭看一看月台的四週，又大着聲音繼續說下去：

「有志氣的蘇州人，不逃！蘇州人不怕死！蘇州人要  
和蘇州共存亡！」

「潘則民老先生萬歲！」突然從天真熱情的青年們嘴裏，發出一句竭誠擁護的口號。

接着就是一陣瘋狂的掌聲。

潘則民從熱烈的掌聲中，慢慢走下天橋的平坡。這情景，使一般反正買不到車票的搭客，都壯着膽子，信口亂嚷：

「我們不逃了，逃有什麼用！」

「我們逃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反正是死，不如死得痛快些。」

連許多不識字的壯丁們，也在潘則民一場興奮的演說中，受着深深的感動，都自願聽從他的支配，在他的領導下努力於救國衛鄉的工作。他們決不離開蘇州一步。

是一間深藏的密室，忽明忽暗的燈光，透過層層的帘幕，隱約地投影在窗外。潘則民像幹了一件吃力的苦工，極困乏似地躺在臥榻上，雙手接過對面三姨太太燒好的烟槍，聚精會神地抽，不讓霧似的白烟逃出他的七竅。經過相當的時間，霍地坐起，喝一口濃茶，好容易把從槍眼裏吸取的烟，完全送到肚底，輕輕地打一個呵欠，一種意外的力量，使他面上的氣色立刻轉好，出神的眼睛，從三姨太太的肉色絲襪上，移注到她白嫩的腿，鬆酥的乳頭和漲得桃妃紅的面孔，他得意地微笑。但又立刻擺起面孔，驕矜地面對着室內參加密議的徒黨，搖頭擺腦地說：

「這件事，要不是我趕到車站，怎麼辦？人如果都跑光了，人家向我們要壯丁，要錢，要米，我們拿什麼去應付？」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那般人不敢高聲，低低地應諾。

「有消息嗎？東洋人打到那裏了？」潘則民處處要顧

到自己是一個頭目的樣子，嚴厲詢問他的徒黨。

那些人不立即回答他的諮詢，都在表現着面部上特殊的姿態，尖一尖嘴，做一回鬼眼，揚一揚眉梢，意思是希望有一位能向他據實報告。潘則民無所爲地在賞鑒三姨太太燒烟泡的熟練的技巧。

三姨太太有些疲乏的神氣，舉起手臂，掠掠蓬亂的頭髮，趁勢斜過頭來，向比較年青的徒黨，拋一個眼鋒，又繼續在燒烟。

那一個年青人急於要討好三姨太太，同時，又企圖獲得潘則民的歡心似地立刻跑到臥榻的邊沿，親切地附着他的耳朵說：

「老爺！就是幾天內的事了，快了！快了！」說着，一隻手插進內衣的夾袋裏，掏出一件密電，送給潘則民。

潘則民伸手接過來，抹一抹眼角，勉強放倒胖得臃腫的腰，靠攏鬼火一樣的燈光，默默地看完，急忙說：

「我們要趕快準備，第一步是歡迎，第二步是出告示安民。」

「我們都準備好了，像貼了一塊紅膏藥的旗子，也做

成一萬多面呢！」那些人都搶上去報告，使說話的聲音，混亂了潘則民的聽覺。

「怎麼，紅膏藥？」潘則民有些不明瞭似地。哼……哼……大家把笑聲從鼻洞裏穿出來，笑得非常不自然，好像是雖然說錯了話，但這句話，包含了許多風趣和才情，並且一經解釋，就可以逗引三姨太太的歡樂似地。大家齊聲回答：

「老爺！我們就是說的太陽旗；它不是像一塊紅膏藥嗎？」

「混蛋！胡鬧！大不敬！下次不准這麼說！」潘則民沖口大罵起來。

大家的頭，像壓着超過勝任的重量，沉悶地下垂，眼睛又對準自己的胸，連連地說：「老爺！是我們的荒唐，我們的錯，務必原諒這一次。」

三姨太太始終不明瞭他們搞什麼鬼，她又把燒好的一口煙，獻給潘則民，工作了相當時間以後的疲乏，使她不自覺地仰面躺着，用力撥開兩條腿，又縮攏來，舒展一下精神上的困倦。她忽然想起一件快意的事，帶着賣弄風韻

的神氣，嬌滴滴地對潘則民說：

「喂！——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快要做大官。握大權了。」說着，她輕輕擺動柔軟靈活的身體，面上現出一層紅暈，嘴唇顫動，扭成一種無意義的微笑，一雙黑眼睛凝視着潘則民的臉，專在等候他說幾句寵愛她的話。

一間密室裏的空氣，有了她，也覺得特別溫和起來，不像是冷到要下雪的冬天。那些參加密議的人，正在想起潘則民趕赴車站，對羣衆辛辛苦苦勸說，要求大家回來，像這樣一件了不起的功勞，都自恨沒有幫助，極願再有一個機會，讓他們補幾句類似恭維的話，但無從啓齒，不知怎樣是好，祇得出神地聽着潘則民在抽煙，從他一翕一合的嘴巴裏，發出像皮球走了氣的聲音。那年青的徒黨，還不忘情三姨太太拋給他的眼鋒，時刻避開潘則民的視線，斜過頭來，偷看她的臉色，她的充滿着誘感性的乳房，她的有趣而美麗的小腳。可是三姨太太却沒有理會到這些，依然是眼不轉睛地凝視着潘則民。

潘則民加快抽完那口煙，驚惶而急遽地問：「你怎麼能知道？誰告訴你的？」



「是的，我早知道了。」三姨太太滿不在乎地回答。

潘則民悻悻地舉起眼睛，掃射他的黨徒，他疑心是有人和她發生過暗昧，而在得意忘形時，洩漏了他的祕密。終於，他的視線注射在那個年青人的臉，約莫有相當的時間。這使那個年青的徒黨，彷彿從時疫病死者的墳地上送了葬回來，總以為傳染到毒菌一般地憂疑與惶恐起來。

「喂！我告訴你。」三姨太太嫵嫵地繼續說：「前天我走過新蘇飯店，在李鐵嘴那裏替你算一個命，他說你今年……」

「唔！怎麼樣？」潘則民割斷她的話線，又接着追問了一句。

「他說你今年正月裏交運脫運，要遇貴人，做大官，握大權。」

「要遇貴人？」潘則民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，他在檢驗自己有沒有可能性，突然想起那個密電上署名的松山知義，是一位指派到蘇州來的日本司令官，若有所悟似地對在坐的徒黨說：「不錯，李鐵嘴的話說得對，他沒有欺騙我，李鐵嘴真是活神仙！」說着，他又望着三姨太太，

鄭重地問：「他還說些什麼？」

「他說你前十年極好，這十年來極壞，你足足倒了十年的霉。不過，從今年正月裏起，比前十年還要好。」

「好寶貝！真的，自革命軍打到南京以後，我的霉，足足倒了十年！」說時，不勝感慨的樣子。

「老爺！恭喜你現在交好運。」那個年青的徒黨立刻跑到潘則民跟前，打一個招呼。潘則民頗有點不好意思，似理不理地回答：「罷了！事情要大家做。」

「聽老爺的吩咐。」大家站起來，好聲好氣地應和。

三姨太太也插嘴說：「喂！一人享福，千人受祿，你做了大官，封我做什麼？」一種得意極了的興奮，使她兩眼發光，滿面堆着笑容。

潘則民看見她漆黑的頭髮，披在雪白的頸項裏，他的脊背上像爬着一條光滑的蟲，有些癢，週身的肉在顫動，從他半開半閉的眼縫裏，露出會心的微笑，兩撇小鬍子底下，掀開給烟色染黑了的牙齒，他默想自己快要走運，預料到不久就將享受的大富貴，格外覺得三姨太太那種激動淫慾的美麗，他輕輕地擰她的腿股，邊說：「小寶貝！我

封你做一品夫人。」

三姨太太高興得狂笑起來，全個身體壓在潘則民的肩膀上，如同高熱度的寒熱病患者，嘴裏發出不甚清楚的夢囈，喃喃地說着意義不完整的話：「嗯……嗯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」

潘則民覺着無法應付，頗感困難的神氣，心在跳動，眼睛冒出慾火，一種不可思議的力，逼着他的兩條腿，緊緊地夾攏起來。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坐下來，小寶貝！不要這樣。」

在坐的許多徒黨，看着這情形，不能毫無表示，呆若木雞一樣，但又不敢過分露骨，恐怕引起潘則民的反感。他們異常當心地採用皮笑肉不笑的態度，把這樣一個難處的局面，很吃力地敷衍過去。

他們像把一切都訐議定妥似地從密室裏走出來，心坎裏都蘊藏着說不出的喜悅。

這時候，女兒潘菊英適從大街上異常匆忙地跑到她父親的面前，她看見他們還是那麼地悠閒，很着急。她覺得整個的蘇州已是敵人將要進城的樣子：城裏的人，一個個

像大禍快要臨頭似地拼命向城外跑；向着到天平山的路上跑！沿路拋滿了攜帶不動的行李！還有失散了的小孩，哭着，跳着，找尋他們的母親；人們塞在一條巷子裏；一個城門洞裏，甚至要幾分鐘的時間，才能擠過去；馬車，人力車，早就無法通行，呆擱在路邊；市面都閉息了，繁華的蘇州，變成一個死城。……她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淒涼的景象，急得幾乎要哭出來，對父親說：

「爸爸！人家都逃了，怎麼我們還不逃？」

潘則民看見女兒那般着急的神氣，微笑地回答：

「孩子！着急有什麼用！爸爸自有辦法。」

「是的！你爸爸一定有辦法的。」三姨太太插嘴說。

潘菊英不懂得爸爸究竟有什麼辦法，他能抵抗東洋鬼子嗎？他是決不能的，她想。

她還是堅決自己的主張，「非逃不可」。繼續說：

「他們都說東洋鬼子最野蠻，就同禽獸一樣，見了壯丁就殺，逢到女人就強姦。爸爸！你年紀老了，東洋鬼子殺你亦沒有用；我和三姨太太是最危險的，你要想一個法子，讓我們逃。」

「你們逃得了嗎？」潘則民故作了一個疑問。

三姨太太立即說：「我和你爸爸不逃，東洋鬼子進了城，我們就死在一起。」

許多徒黨們都一面向潘則民告辭，一面安慰他的女兒說：「小姐！我們都不逃。你爸爸有辦法的，你放心！」

「是喲！我是蘇州的大紳士，我怎麼能逃？我不與蘇州共存亡，怎麼能做老百姓的表率？」

潘則民對他女兒的一番話，立刻就被許多徒黨們散播到蘇州的全城，城裏極少數有血性的青年，壯丁，以及真是抱定決心抗鬥到底的志士們，沒有一個不佩服他，都稱贊他是蘇州人中最有志氣的一位老紳士。

沒有多久，日本兵從蘇州的盤門衝進來了，沿路是因爲抵抗而犧牲了的青年，壯丁，和逃避不及的婦孺，隨處都是破殘的肢體，割斷的頭顱，鮮紅的血，灑滿了一地，像天空中落了一陣紅雨，整個的蘇州城，充滿着人類的血腥，那些曾經高呼口號竭力擁護潘則民的青年，曾經稱贊他有志氣的許多壯丁們，都白白地被殺了，血淋淋的頭，懸掛在電桿上，城門上，以及城內一切較高的處所，如同

廣大的菜園裏結滿了無量數的血紅的蘋果。

悲慘的血風中，驕傲地飄揚着異國的旗影。從盤門一直到日本司令松山知義的行轅——蘇州飯店，成隊的敵國的兵馬，耀武揚威地走過去，其中也參雜了些無恥的中國人，都是潘則民的徒黨，他們唯一的職務，除嚮導之外，就是爲他們搬運笨重的殺害同胞的武器。跟隨松山知義後面，像兒子侍候他父親一般地慇懃，卑躬屈膝，唯唯聽命的，那就是被日本司令部所特別賞識的潘則民。

潘則民已是蘇州最有地位的新貴人了，許多從蘇州逃出來的難民，都已打聽到他的消息，他所以和蘇州共存亡的意思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他們還記得潘則民在車站上那一場慷慨激昂的演說，勸他們不必逃，大家應當和他一樣與蘇州共存亡，但是當他們知道敵人入城時種種奸淫屠殺的慘狀，他們在哀傷之餘，深深地慶幸自己沒有上他的圈套，輕如鴻毛似地送掉自己的生命。

潘則民並不以爲蘇州是滅亡了，祇覺得蘇州活在他自己的生命裏，他能活着一天，做一天維持會的會長，蘇州終是存在着的。

他在接受了榮命之後，爲了謝恩起見，特別選定了一個日子，宴請日本司令部全體的要員，自松山知義以下都到了。他爲了這件事，整整忙碌了三天。潘則民在這些帶有特殊意義的來賓中週旋着，很有些侷促不安，最使他感覺痛苦的，是關於禮貌的運用，不知道表現那一種儀式，才能博得來賓的歡喜。他聽說日本最客氣的禮節，女人是磕頭，男人是九十度的鞠躬，所以，祇見他忙着進酒，忙着鞠躬，他的腰簡直沒有伸直過。

待大家的酒，喝到差不多的時候，松山知義趾高氣揚地問：「蘇州還有背叛皇軍的份子嗎？」

潘則民疾趨了幾步，連連鞠躬，低聲下氣地說：「大人！早就肅清了。」

松山知義點點頭，怡然自得地說：「皇軍待你們都同自己人一樣，你們要服從皇軍的命令。要不然，我們爲了維持治安，機關槍，大砲，是不會講情面的。」

「是！是！」潘則民諾諾連聲：「本來，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，非實行親善政策不可。」他猜度着松山知義的心理，補充了些高見，祈求他的滿意。

松山知義連聲稱道，以爲他很識時務；滿座的人，都跟着拍掌歡呼。這樣熱烈的情形，反使潘則民有些不好意思。松山知義便走上去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竭盡恭維能事地說：「對啦！你的話對啦！可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把語氣頓住，輕微地嘆一口氣，繼續說：

「唉！中國至今還不懂得我們安定東亞和平的苦心，到處是反抗皇軍的人。」他像感覺到美中不足的樣子。

潘則民慌忙起一起身，重着聲音說：「大人！不懂得實行親善政策的中國人，都是該死的東西！」

潘則民說完，立刻跑到後面去，要求三姨太太和他的女兒出來，會見松山知義。

「大人！這是小女潘菊英。這是內人。」

三姨太太裝出撒嬌的樣子，向松山知義行一個禮。潘菊英在羞慚中夾着恐懼，說不出一句話，快速地走開。三姨太太爲松山知義斟了一杯酒，才笑嘻嘻地退回來。

滿座的眼睛，全都注射在她們的身上。這以後，大家對潘則民的态度，像顯得更親善似的。松山知義向着他的臉，拋一個陰險的眼光，驕矜地微笑說：「潘先生！令媛



很好，她能幫幫我的忙嗎？」

潘則民受寵若驚似地，邊笑，邊說，「承蒙大人的栽培。」

席散了，松山知義先走，但大家還不願意立即回去，拼命地向後面望，把眼線從門縫裏透過去，企圖再看一看三姨太太那種妖嬈的麗影，和賞鑒一回他女兒的含羞的嬌態。可是，他們並沒有能如願，祇得在潘則民的誠懇的送別中，帶着異常的失望，頹喪地回到司令部。

深夜裏，朦朧的月光，斜掛在天邊，寒冷的風，揚起帶有血腥的積雪，撲面如同針刺。大街小巷是死寂一般的靜。

在潘則民公館的門前，立着一羣人，喝醉了酒，發了瘋似地亂罵，不知他們是罵些什麼，等一會，一陣猛烈的叩門聲，呼叱聲，逼着全家都驚惶失措，縮手縮腳地走到門前，張開一綫門縫，偷偷地窺探，他們便鬼也似地竄進來，現出兇惡的獠笑，像飢餓的狼，張牙舞爪，急於要捕捉食物的樣子。潘則民看見他們都是白天座上的貴賓，他們也有些認識潘則民的。可是，他們不理會他，並不當他

是蘇州維持會的會長，應該表示相當的禮貌。他們逕直地向後面跑，旁若無人地衝進來，在將要跨入最後一進的臥室時，哇的一聲，突然穿出了女人的驚嚇的叫喊。潘則民立刻奮不顧身擋住了臥室的門。連聲說：「大人！你們不能這樣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我們是來講親善的。」說着，他們一面狂笑，一面奮不顧身地前衝，潘則民高聲大呼：

「你們快來呵！」

大家應聲趕來，死命地先救出潘則民。那個年青的黨徒，三姨太太曾經向他拋過眼鋒的，他在慘淡的燈光中，看見她躲在帘帳裏哭泣，便捨開那些惡魔的手，用盡所有的氣力，抱着三姨太太向園子裏狂奔，許多急於要捕捉食物的野獸，大踏步地追上來，拉下三姨太太，那個年青的徒黨是不甘放棄的，立刻發生了拉鋸式的鬥爭，到最激的剎那，霹…拍…幾聲槍響，那個年青的徒黨，給打死在棕欄樹的旁邊。

三姨太太驚嚇得像落了魂魄似地給他們擁到最後一進臥室，潘則民跟着衝近門，門關上了，終於被關在門外。

「爸爸！救命呵！」他在神志昏迷中，忽然聽清楚是女兒的叫喊。

「爸爸！快救命呵！」

潘則民飛也似地趕到他女兒那裏，又被那些吃人的野獸，拳打腳踢地趕出去，他想死命還擊。但兩隻手已給他們緊緊地縛住在柱腳上，絲毫都不能動彈，祇聽得女兒的慘絕的叫喊，三姨太太還在房裏拼命地掙扎。後來，三姨太太喧擾聲音，逐漸地低微下來，另外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，他聽得異常的清晰。他氣得昏暈過去，要死命掙脫了束縛，是不可能的，他哀哀地號哭起來。

「爸爸！我要死了！」潘菊英叫喊的聲音，已沒有剛纔的響亮了。

她繼續在反抗哭鬧，房間裏充滿着毀壞什物的聲音，撕破衣服的聲音，經過極度的掙扎，潘菊英死絕的慘叫，緊隨着刺刀出鞘的聲音，箭似地刺入潘則民的耳管。那些人便像完成了一件緊要的使命，暢快地走出來，嘴裏喃喃地不知是唱什麼得意的調子，經過潘則民的身旁，遊戲似地捻捻他的短鬚，鞠一個躬，嘻皮笑臉地說：「鬻不起！

吵了。再見！」在他們剛走出了大門，潘菊英呻吟呼的聲音，也就同快要燒完的燈芯，漸漸地隱滅下去。

潘則民自從受了這一場教訓，他覺得前途已沒有多大的希望，他不願再幹下去了。立刻寫一封信，連同維持會長的委任狀，送到日本司令部，堅決要辭職。

松山知義聽到了這個消息，特別預備了些女人用的化妝品，趕來慰問，表示深切的遺憾，並要他繼續負責維持蘇州的治安，千萬不要灰心。潘則民仍得壓抑着無限的恥辱，傷痛，勉強裝出吃力的笑容，十分小心地接待松山知義，讓他決不至於在表情與動作中，發現到有絲毫的不滿意。

松山知義去後，他拿着委任狀坐在沙發裏納悶，他看見自己活潑可愛的女兒的屍體，還平直地躺在板門上，他深深地悲痛。想起過去，他不應該出賣蘇州人，犧牲了許多有為的青年，更不應該出賣自己的祖國。過度的怨憤，使他不願再活下去，他站起來，想把頭向牆壁上撞過去，忽的，後面跑來一個人，把他死命地拖住，回頭看時，是他最心愛的三姨太太，他眼不轉睛地瞪着她的臉，三姨太

太立刻羞愧得漲紅了面孔，不好意思低下頭來。潘則民氣惱得捨開她的手，像永遠不願意再親近她的樣子，立即把松山知義送還的委任狀撕得粉碎，踏在腳底下，算是表示消極的決心，可是，他終於沒有自殺的勇氣。他希望在漫漫長夜裏，昏沉沉地睡着，毫無痛苦地在夢裏死過去。

## 東方的坦倫堡

黑夜、恐怖、死亡，籠罩着東方的坦倫堡——台兒莊。運河橫亙在朦朧的月光下，微風吹着波浪，泛起碧色，是經過幾天的血仗，給志士們的鮮血染紅了的。波浪盪漾，像一條赤練蛇在浮動，時有零落的槍聲，擊破死一般的沉寂。

從廣漠的平原望過去，都是疏散的小村落，常綠樹高過這些村落的矮屋，津浦鐵路如同貫通人體的血脈，穿過

台兒莊。

整個的地球上，祇有沿着台兒莊一塊小小的角落，是特殊的，雖然聽不到人類的聲音，但有一種潛在的活動，使留這裏的人，驚心吊胆。這裏像有無數的眼睛，急於要窺探它的祕密，有無數的耳朵，急於要聽察它的消息，堆積在這個角落裏的一切人工建築，都已注定了命運，在利那的時刻中，就得全部燬滅似的。從北地飛來的黃沙，幕帳似地遮蓋着台兒莊。春天的月光，本來是嬌柔無力的，透過黃沙，再落到地面上，天空就像散佈着人類的血點，地上給塗着一層慘淡的薄光，愈覺得淒涼嚴肅，四週的氛圍，充滿着血腥，殺氣像大瘟疫從魔鬼的嘴裏噴出來。

許多決死的弟兄們，都握緊槍桿，睜開火紅的眼睛，伏在壕溝裏，靜穆到連呼吸的聲音都沒有，在等發動的命令。他們的思慮，已單純得集中於一點，凡足以使他們傾向於別種企圖的一切誘惑，都消滅了，但求這一次總攻，能夠多殺死幾個敵人，生擒幾個敵人，他們最憂慮的，是發覺不到一個敵人，祇看見敵人的重兵器像坦克車裝甲車之類，在沙場上橫衝直撞，配合着飛機大砲，盲目地浪費

他們的砲彈和炸彈。可是弟兄們根據這個鐵證，却更相信敵人是胆怯的，怕死的，他們都有一個同樣的疑問，在腦子裏盤旋着：「要不然，敵人爲什麼不敢和我們肉搏呢？」

「祇要有一個機會，我們也有着和他們差不多的重兵器，大家在戰場上橫衝直撞，或是大家越打越近，終于相遇着，開始了白刃戰，這些嬌養慣了的少爺兵，他媽的，叫他們一個也回不得自己的老家」。弟兄們都這樣默默地想着，嘴裏喃喃地說着。

時間已是下午的十二句鐘了，月亮沿着遠遠的高山，隱沒下去，天空驟然颳起大風，山坡上密密的松林中，發出可怕的怪聲，像有大隊敵人的兵馬，將要衝過來似的。但是，伏在戰壕裏的弟兄們，還沒有得着命令，他們異常的焦急。「我們的長官，爲什麼還不發動呢？」弟兄們都用着尖啞的小聲音，交互地詰問。

這時候，敵酋磯谷廉介的悍部會同板垣的一個師團，再配上現代的機械化部隊，遠離濟南四百多里那麼遠，向着韓莊蜂擁而來了。且分出主力，沿臨台支線冒進，企圖採取大包圍的形式，一舉而掠取台兒莊，再舉而掠取軍事



重心的徐州，達成他們打通津浦綫的迷夢。礮谷板垣那些狂慢的賊酋，一向是瞧不起冒死血戰的中華健兒的，他們憑藉了「唯武器論」的迷信，並沒有把些死守據點的中華健兒，放在眼裏，依然冒險深入，最後便被困在台兒莊的三角形死地而不自覺。

我們總攻的戰略，非常迅速地展開了。在正面的中央鐵路綫，有川中的健兒據守着；右翼是張龐的勁旅，他們在沂河東岸殺敗了敵寇，即向臨沂費縣間推進，發揮銳不可當的機動性，堵塞了敵寇東奔棗莊嶧縣的退路，在左翼的孫曹軍，臨時又編上幾支驍勇的游擊隊，一部襲濟寧，撲兗州，克復大汶口，一部渡南陽湖微山湖，克復界河，並將臨城以北的鐵路綫，盡量燬壞，絕滅了敵寇的歸路。在這樣一個緊角度的殲滅戰的策略下，那在南口血戰，名聞於世的湯將軍，百戰百勝，所向無敵的孫軍團，便擔任掃蕩台兒莊敵寇的主要的任務。

敵酋礮谷板垣已陷入死絕的重圍，他們鞭策着五萬多敵寇，東竄西突，如同喪家之狗，但是到處遭遇了中華健兒們猛烈的打擊，始終沒有能突圍而出，逃逸了他們的生

命。他們的陣綫混亂了，雖有許多精良的兵器，在慌忙中都不知道怎樣應用，輜重糧食，山一般的堆積着，阻礙他們的退路，他們除了各自逃命以外，什麼希望都沒有，大家誰也不能來照顧誰，身上的負擔，愈減輕愈好，連槍桿都拋棄了，祇知道向棗莊嶧縣方面，拼命狂奔。礮谷板垣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已感覺束手無策，沒有方法穩定戰敗的殘局，最後，便下了一個命令，如果有向後退縮的，即開足了機關槍掃射，但是，那些賊寇，還是激潮似的向後退縮，寧可被機槍射死，決不敢再向前移動一步，和中華的健兒們交綏了。礮谷板垣的命令，到那時候已同廢紙，完全失却了效果。這些賊寇一遇到中華的健兒們，就跪地求饒，但求能免一死，有的低着頭像小孩子一般的哭泣，會說中國話的，便哀哀地向中華健兒們告苦，說是侵犯中國的，不是他們，完全是他們國內的軍閥，勒迫他們來的。他們在激烈無比的彈雨下，都紛紛飲彈倒斃，滿地都是遺棄了的殘屍，這荒漠的台兒莊，遍地塗染着敵寇的污血，血腥氣混合着炸藥的煙味兒，在蕩漾的春風中，散佈到台兒莊的四周。

中華的健兒們，在一致的有計劃的戰略下，完成他們保衛祖國的神聖的天職。

在春天的第一道陽光，直射到地平綫時，沸騰着大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的偉大的呼聲。二萬以上的賊寇，都在這樣偉大的呼聲下，變成了勝利品的一部份。青天白日的大旗，高高的矗立在台兒莊的天空，在春風裏飄蕩着，象徵大中華民國最後的勝利。

## 國賊的母親

××城燒燬了的廢墟，顯現在慘淡的月光裏，人類的  
啜泣聲，低低地從破牆斷垣中發出來，如同鬼啾一樣。

這城市的縣衙門，也已被敵寇從飛機上扔下來的大炸  
彈，炸成一片瓦礫。

維持會會長張大雄，爲着要履行他忠於皇軍的職務，  
便不得不尋覓一個地點，作爲發號施令之所在。可是，全  
城比較像樣的屋宇，除了坐落在東城根一座城隍廟還算是

十分完整的以外，便都是黑色的帶有焦枯氣的炭屑。立在城中一條高橋上遙望，城的面積，覺得在人煙稠密時，並沒有這樣的渺小，而四個無法關閉的城門洞，却很清楚地遙遙相對着，彷彿張開了嘴巴在交互訴苦。

縣裏的老百姓對於縣長和城隍老爺，一向是抱了「敬遠」的態度，苟非萬不得已，決不願看見縣長和城隍老爺的尊容，因為縣裏的差役常常拼命地向老百姓催糧逼稅，弄得頭暈目眩，就像他們身上發熱起痧，是給城隍老爺派遣的小鬼在冥冥中播弄的一樣；他們爲着祈求平安，少不得要跑上衙門向縣長懇懇情，高抬一下貴手，這好比遇着發熱起痧，必須到城隍廟裏去，燒一次香，了一回願，初無二致。縣長命令差役到城的四鄉，剝削老百姓的脂膏；城隍老爺的威風，據這裏的老百姓傳說，就是派遣小鬼捕捉他們的靈魂，因此，他們都懷着同樣的戒慎恐懼之心。不過，城隍老爺是不是會派遣小鬼捕捉他們的靈魂，無法證明，而縣長的命令差役剝削老百姓的脂膏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所以，他們怕縣長甚於怕城隍老爺；怕衙門裏的差役，甚於怕塑在城隍廟裏的小鬼。

張大雄在××縣裏的聲名，是壞到極點的，縣裏凡知道他的人，都說他是一個大混蛋，一提起他的大名，馬上就會把土豪劣紳的稱謂緊緊地聯合在一起，他的一生，從沒有幹過一件於民衆有益的事，而他活着一天，就是用盡心計，詐取民衆的利益，作為他自己的利益的。他過去在縣裏作了多少孽，闖下多少罪惡，他很有自知之明。人家所知道的，僅是表面上所看得見的，還有許多看不見的罪惡，那就祇有他自己才能知道。他既在敵人的卵翼下，榮任了一縣維持會的會長，他覺得必須要在正式就任以前趕辦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建立自己的威信，威信不立，是斷乎不能爲了重用他的日本司令部報效犬馬之勞的。這樣，他便決定了一個計劃，立刻派遣比小鬼還要可怕的人，先把雕塑在廟龕裏的城隍老爺，澈底打毀，把城隍老爺高踞的寶座讓出來，給他自己坐上去，拆卸了面前的祭台，改設公堂的案桌，兩旁泥塑的判官，無常，牛頭，馬面……也都同時打得粉碎，另換上了一大批具有人形的惡獸站立着，強調他的威嚴。

他便把縣衙門移在城隍廟裏，開始進行着維持敵人和

維持他自己的工作。一面是執行縣長所經辦的職務，例如：奉了日本司令部命令，向老百姓身上剝削脂膏，或把年壯力強的，送到火綫上打自己的同胞，以及利用機會為自己抽取一點油水，而另一面就是把城隍老爺的職務，也一併代拆代行，卽有拒絕他的命令，及略有抗敵嫌疑的老百姓，便立刻追捕他們的靈魂，在廟前一塊廣場上，（從前是安設鐵香爐的所在）斬首示衆。張大雄切實履行了縣長和城隍老爺的職務以後，全縣的老百姓都時時刻刻希望逃出了他的統治，不論老少男女，一聽到他的名字，就嚇得起抖，因爲他比過去的縣長更可惡，比城隍老爺還要可怕。他不僅是從各方面設法維持他的威嚴，而爲他特別留神，絲毫不肯苟且的地方，尤其是他對於老百姓所守的信用。他講定了什麼時候要抽壯丁，什麼時候要選取年青的少女，送到日本司令部去，供給敵人發洩獸慾，什麼時候要徵收米糧，勒捐稅銀，以及在什麼時候要把他認爲有罪的老百姓在廟前斬首示衆……凡此種種，他從來沒有誤過期，從來沒有失過一次信用。

張大雄可怕的魔影，埋伏在每一個老百姓的心坎裏，

這縣裏的空間與時間，全都給他佔有着，老百姓的生命，寄存在他的巨掌下，連呼吸都失却了自由。在全縣之中，敢於抗拒他的主張，動搖他的威信的人，就祇有他一位六十歲的寡母張老太太，除她以外，絕對沒有第二個人，所以，這一位張老太太便成了全縣老百姓的唯一的救星。由於她的力量，曾經保留了許多不必要犧牲的生命，不必要毀滅的財產。

張老太太是一位寬厚仁慈的老人，和她兒子張大雄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樣的。當敵人的鐵蹄將要踏進××縣的境界時，她就要張大雄走兩條路：一是率領着壯丁，和我們自己的國軍配合在一起，突擊敵人的後路；一是帶着全家老小逃出了野獸不如的敵人所快要佔據的巢窟。但是，張大雄對於母親的教訓，表面上雖然唯唯承命，實際上，他是另有祕密的企圖，蓄藏在心底了。

風聲已是一天緊張一天，××縣比較有錢的人，都準備向長江上游移動。這時候，張大雄的眷屬，並不和這些有錢的難民羣，共走一條路，他反而通過敵人佔領的區域，把眷屬送往上海去。像這樣的舉動，當然會惹起一般



人的注意和非議的，但他依然有着充分的理由，答辯責難的人們說：「你們不知道，上海是租界，各國都有駐兵保護，把家眷送到上海去，好比送到保險庫裏一樣，再要安全也沒有了。」

他縱然這麼說，誰也不會相信他的鬼話，××縣裏比較聰明的人，都疑心他和敵人早有了預定的計議，不然，他決不敢把家眷送到上海去。大家都這樣猜測：「他的家眷，一定是受敵人保護的，不然，就是取得敵人信用的最可靠的担保品。」

當張大雄預備遷移眷屬的前夜，他忙碌着和戰區的日本司令部通了許多次的密電。就睡時，已經深更半夜，過分的焦慮與疲乏，使他一倒在牀上，便呼呼的睡熟了。張老太太看到兒子的舉動，非常乖張，離奇，她很不放心，半夜裏起來，握着一盞燈，偷偷地檢查他的密室，給她發現了一張日本司令部的通行證，她驚駭得要哭出來，從昏花的老眼裏，看到這通行證上寫着兒子的名字，無疑，兒子與敵人是早有勾結了。

是死寂一般的夜，壁上鐘聲滴答，應和着張大雄的酣

睡聲，打入老人的耳鼓，她立刻要叫醒他，問一個清楚，這是什麼東西？從那裏來的？誰給他的？她知道這是一件最危險的證據，祇有漢奸才會有的。「中國人不應該做漢奸，她自己的兒子更不應該做漢奸。」她這樣想。

她連連地叫喊，張大雄瞪開朦朧的眼睛，看見母親的面容很憂鬱，他不明白母親為什麼是那麼地淒悲。張大雄因聯想到自己所做的事，也不免有一點說不出的羞愧。張老太太嘆一口氣，聲音抖抖地說：「唉！我們張家沒有作過孽，世代是書香傳家，××縣裏的人，那一個不稱贊你的父親是好人，現在他已經死了，你做了這樣一件欺祖辱宗的事，還有何面目見人，怎樣對得起你死了的父親！」張老太太說完，哀痛地大哭起來。

張大雄目瞪口呆，沒有話可以回答他的母親。這事情的演變，他也是無法預料的，但既成了不可挽救的事實，後悔有什麼用呢？如果命定要「遺臭萬年，」也祇得幹下去。他想了又想，堅決地告訴他的母親：

「母親！你不要過問我的事，你同他們回上海去，上海很安靜，這裏是危險的，明天就動身。」

張老太太氣極了，走上去攔兒子的嘴巴，厲聲地痛罵：「我不管你，誰來管你？你要我到上海去做東洋鬼子的奴隸嗎？」

「總之，你要去，母親！老實說，日本人要進城了！我也有萬不得已的苦衷，我不出來維持，全縣的治安，誰來負責？老百姓的性命，誰能夠保護？」

張老太太始終不聽她兒子的理由，繼續地哭罵：「你這個出賣祖宗的漢奸！我的兒子不做漢奸！你和我脫離母子的關係好了！你不要管我，我的死活存亡與你無關！」

張大雄聽着他母親的話，一種正義與利害的衝突，緊緊地纏繞他的心，他異常痛苦，想不到方法可以排除他的痛苦，他覺得還不需要公開的祕密，沒有使母親知道的必要，知道了，如果吵吵鬧鬧，洩露出去，於自己的前途，將會發生何等的危險，何等的不利，是他不能不顧慮的一點。於是，他突然地跪在母親的面前，竭力緩和母親的忿怒，並且裝出非常沉痛的神氣，連連地發誓：「母親！你的兒子決不做漢奸！日本鬼子進了城，我一定聽你的話，糾集全城的壯丁，拚命到底；抵抗到底。」

張老太太以為她的兒子所說的是真話，他執迷不悟的心，也許是受了她的感化，知道錯誤了。她抹着眼淚，用着慈愛的聲音說：

「你能夠替祖宗爭氣，我死也閉眼了。」

這以後，張大雄為避免母親的責備，把一切行動，都祕密起來，並且捏造許多可怕的消息，逼着她安居在僻靜的故鄉，另外雇用了幾個人伺候在她的身旁。

沒有隔開多少時候，下鄉的人，都說日本兵進了城，張大雄接受日本人的命令，充當維持會會長了。張老太太一心要趕到城裏去，調查城裏的虛實，但伺候她的人，聽了張大雄的吩咐，不得不為他辯護，說這是一種無稽的謠言。

張大雄在敵人的監視下，已完全失却了自由。他為了滿足敵人毫無止境的要求，及保全自己的地位，不得不在未逃出的民衆身上，進行着慘無人道的抽剝與殺害。

每天，常有一羣人被斬殺在城隍廟前的廣場上，都是借假着張大雄的手所犧牲了的有為的青年與壯丁。他們唯一的罪狀，就是不服從維持會會長的命令，甘心做敵人的

奴役。在敵人方面傳出的理由，就是說××縣的老百姓，缺乏親善的誠意。

這些不幸的消息，已漸漸地給張老太太知道了，無數遭難的家屬，都祇有跑到她那裏來，向她哭訴，祈求她發一點慈心，救救他們的生命。她看見許多老太太們陪着她們的兒子，來向她求情，許多青年的少婦爲了她們的丈夫，來向她伸冤，許多活潑有趣的小孩子因爲爸爸要抽到前方去替日本兵擋砲子，來向他哀訴，……這些悲慘的情形，深印在她的腦子裏，使她不能忍耐，比自己受了敵人的宰割，還要痛苦。她便決定了一個計劃，凡是來向她說話求情的人，都留他們在家裏住下來，叫他們帶一點必需的用品，就把她鄉村的住宅，當作了一個臨時的難民收容所。

幾天之後，司令部又有一道訓令，給張大雄，限他在三天之內，交出五百個壯丁，逾期一天，就以辦事不力，貽誤戎機的罪狀，宣布他的死刑。

××縣的老百姓，連三十歲以上的，都給維持會抽完了，抽去的人，並沒有一個人回來，現在再要抽五百個壯

丁，已是不可能了。他着急得無可如何，而限期又很快地逼近了，他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與地位，便發出許多差役，伴隨了兇惡的日本兵，荷槍實彈，分赴××縣的每一個村鎮，實行總搜索，但也不過捕捉到三百多名。他知道有很多的壯丁，是由他母親的保護，躲藏在他自己的鄉村上，和他自己的家裏。這件事，如果給司令部知道，於自己是非常不利的。他決定派遣大兵去圍搜。

他的主張，得着司令部特別的嘉許，稱贊他能夠公而忘私，盡忠於皇軍指定的職務。

大隊兵馬，聲勢汹汹地衝到鄉村裏來，將鄉村的四週密密地圍住，同時，把維持會的公文，交給張老太太，要她趕緊交出躲藏的壯丁，應候「皇軍」的差役，否則，就要開始搜索。那個送公文的人，一再對張老太太說：「這不是你的兒子的事情，這是上方的命令，這是公事。」

張老太太拿着公文，舉起拐杖要打，那個人輕巧地躲開，張老太太牙齒咬得緊緊地痛罵：「你們這些軟骨頭，漢奸！還有什麼理由活在世上，打你們，也正是污辱了我的手。」

那個人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老太太！我也是沒有法子，你不能埋怨我。」

「我不替你說什麼，我要到城裏去，我現在把壯丁一齊帶到城裏去，看你們敢不敢損害他們一根毫毛。」

張老太太領導着一大羣逃難在她村莊上的壯丁，以及壯丁的家屬，到城裏去，她自己走在前面，這一次，她已下了決心，一定要和她的兒子拚命去。

路上充滿着老少男女的哭聲，後面跟隨着許多全武裝的軍警，如同押解充軍的犯人一樣。

到城，張老太太一直率領了壯丁衝進城隍廟，但廟前已有許多日本兵防衛着，看見一大羣壯丁走近來，這些不怕死的壯丁，幾乎要以血肉之軀，和那些兇惡的日本兵決鬥起來。

廟前起了一陣喧擾的聲音，還夾雜着示威的槍聲，以及壯丁們的由忿怒而激動的罵聲，婦女小孩高呼救命的哭聲。

張大雄急忙地從他的寶座上走下來，加速了脚步，趕到廟前，他看見了自己的母親，後面跟隨着的，正是躲避

在他鄉村上的壯丁，這些壯丁，他都很熟悉，壯丁們也認識張大雄。無數的爲了要救丈夫和兒子的婦女們，見了張大雄，都不約而同地跪下來，向他哀痛地懇求，嘴裏高呼「張先生救命呵！我就只有這一個兒子呵！」

「老爺！我們家裏已經有三個孩子抽到日本司令部去了，他們沒有回來呵！這一次，不能再抽我們的了！我們一家子都活不成了！」

年青的少婦，有的抱着哺乳的嬰兒，有的攜着剛會學語的小孩，走近張大雄的身旁。從這些小孩子的天真可愛的小嘴裏，也會跟着母親說：

「老爺！赦了我們吧！看看孩子們面上吧！」

這些話，張大雄像沒有聽到一樣，他唯一的使命，就是他的限期，已到了最後的一天，必須在今天交差，才能保全他自己的生命，保全維持會會長的地位，所以，他絕對不會打算到別人的利害的，這些壯丁抽到司令部去，將是怎樣一個不幸的結局，他絕對沒有注意到。如果都給敵人殺了，或者是在前綫白白地犧牲了，而這一羣向他懇求的婦女和孩子，將來怎樣生活下去，他一點都沒有想到。



時間已非常急迫，事情要趕急告一結束，便毫不遲疑地下了一道命令：

「把壯丁一律捆起來，送押到臨時看守所，把婦女小孩趕回家去，違者軍法從事。」

那些兇惡的敵人，無恥的漢奸，立刻開始動作起來。壯丁們都堅強地抵抗，大呼打倒漢奸，打倒張大雄。婦女小孩驚得靠攏張老太太祈求她的保護。槍聲，哭聲，混成一片，壯丁們都咬緊牙根，睜開眼睛，在默默無言中，進行着奮擊和肉搏。

張老太太看見有十幾個壯丁都打死在街路上，鮮血流滿了一地，她不忍讓壯丁們作無謂的犧牲，累及一大羣哀哀無告的婦女和小孩們，她覺得一切的罪惡，都是她自己的兒子造成的，她既然同了他們到城裏來，不能不把他們送回去，她決心要搭救他們。

張老太太冒險衝入戰陣！高呼：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們都是本地人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。」

張大雄看見母親衝出來排解，也就勒令他那一方面的人，停止了回擊。

張老太太自願擔當一切的責任，在明天的上午，交出二百個壯丁。許多壯丁們都願意聽從張老太太的吩咐，大家說：「祇要張老太太說一句話，要我們做甚麼都可以，張老太太要我們死，我們就死。」

風波平息以後，壯丁們都看守在張老太太所指定的地點。婦女和小孩，聽了張老太太的勸解，避免意外的驚嚇和侮辱，都祇得咽下慘痛的血淚，當夜趕回家去。

張大維爲了這一場糾紛，更忙碌起來，他要向日本司令部報告這糾紛的起因和結果，並且要曲圓其說，證明他維持地方是如何地用盡了苦心，才有這樣圓滿的效果。到家，天色已經很晚了。他異常困倦，滿肚皮的心事，在客廳裏踱來踱去，睜開一雙乏神的眼睛，看着天井裏的兩棵大柏樹。忽然間，他明白過來，他完全是漢奸的行動，他自己就是爲敵人所指使的漢奸——是一個殺害自己同胞幫助敵人侵略祖國的大漢奸，因爲他和敵人的關係，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得太密切了，同時，又覺得中國人並不都是同他一樣願意做敵人的奴隸，他看到這些壯丁的勇敢，看到自己的母親，尙且是那麼肯犧牲，他知道中國是不會

滅亡的，但是，他已鑄就了無法挽回的大錯，一種極度的震駭，使他惶恐起來。他不明白爲什麼造成這樣的錯誤，自己在××縣一向是有地位的，是著名的望族，他應該節制自己的不應該放縱自己的慾望，讓權利和怕死的觀念，動搖了他的一切。他整個的思想，如同放了一把火，頭腦模糊，像給烟霧籠罩着。他聳聳肩，雙手捧住了臉，欲行又止地走了幾步，勉強走過去打開窗子，淡越越的眼睛，看了一看園子裏的夜色，習習的風，颳動兩個大柏樹沙沙作響。抬起頭，樓上房間裏，還點着一盞燈，他知道睡在裏面的，是年老的母親，他異常悔恨自己失了身份，過於不值得，前途太可怕，他企圖鎮壓自己的憂愁，驅逐他的恐怖。最後，他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：「唉！我已經錯了，什麼都完了，讓他去吧！」便沒精打采地離開窗子，拖着笨重的脚步，爬上樓梯，推開母親的房門，母親並沒有睡，低垂着頭，像在思慮什麼似的。他輕輕地叫了一聲母親，母親祇向他望一望，沒有理會他，她像不願意再看見自己的兒子，她像有說不出的痛苦與怨恨埋伏在心底。張大雄想走上前去，把自己的不得已，向母親說個清楚，

可是，他不敢，深恐增加她的煩惱，使放她棄了在明天就得實現他所擔當的責任——交出百二個壯丁。她如果一定不承認，他是她的兒子，究竟不能怎樣勒迫自己的母親。這時候，他給憂悶所壓倒，如癡如呆地站了一刻，母親始終是不睬他，他祇得合上房門，悄悄地步下樓梯，回到自己的臥室。幾個月之前，這屋子裏燈光輝煌，家人團聚在一起，在××縣算是最熱鬧的巨室；而現在是冷清清的，寂寞到如踏在淒涼的墳墓上一樣，他一陣心痛，幾乎要淌下淚來。

命運已決定了他的終身，是一個無恥的奴隸，必定要忍受敵人的一切虐待和一切苛求了。他打了一個顫慄，像看見自己死去的父親，復活在他面前，向他發出鄭重的告誡。他在千頭萬緒的困思中，睡過去如同失却活人的知覺一樣。

在死一般的寂靜中，突然一聲槍響，是從張大維的臥室裏發出來的。張大維痛極狂呼，血直流，睜開眼睛，認清楚殺自己的兇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自己的母親。他掙扎着想坐起來，搖搖頭，又倒下去，發出絕命的哀聲：

「母親！你爲什麼對自己的兒子，下這樣的毒手？」

張老太太十分痛苦，老眼裏含着無限的憂忿瞪着他。當他的生命快要逃出軀壳，她的手軟下來，落下握着的槍枝，沉痛地說：

「孩子！殺了你，才可以救出許多母親們兒子，許多婦女的丈夫，許多孩子們的父親。不錯，你是苦痛的，我也是苦痛的，但是……」張老太太聲音有些哽咽，斷斷續續地說下去：

「但是，我們不能不想到全縣老百姓的痛苦。」

張大雄聽着母親的話，忽然變得異常地清醒，他感覺到自己已陷入深深的泥溝，失却重新做人的機會，在慘淡搖動的燈影中，他那逐漸凹下去的眼眶裏，現出兩粒大淚珠，深切的良心的懺悔，使他忘記了臨死的痛楚，他要求握一握母親的手，吻一吻母親的面頰。

「母親！我是該死的！你救了你自己的孩子了。」

張老太太不願意再看見兒子的臉，聽見兒子的聲音。她給了她兒子的生命，現在爲了搭救全縣老百姓的生命，不能不從他的手裏，重新收回她兒子的生命。偉大的正義

感，超過了母與子天倫的情緒，當她起了殺機的一瞬間，她不覺得是殺害自己的兒子，而是看着張大雄是老百姓的公敵，也是她自己的敵人，祇有一個爲民除害的觀念逼使她打死自己的兒子的。

張大雄的呼吸，漸漸地低沉下去，面色慘白，血已流盡了，但他的神志，還是很清醒，勉強瞪開眼睛，看一看這間屋子，又把視線拋到母親身上，死的絕望，混合着生的希冀，發生了一種意外的力，使他興奮得撐持起來，向母親說：

「母親！我要活下去！我要重新做一個人！帶領許多弟兄們……」他把語氣頓一頓，用盡了最後的氣力，高喊着：

「打倒日本人，殺盡東洋鬼！」說完，他無力地躺下去了，週身起了一回收縮，立即伸直了腳，閉攏着眼睛，不再說話了。

這時候，張老太太才感覺到殺死的人，不是自己的敵人，是自己的兒子。她伏在兒子的屍體上，大哭起來。

## 血 祭

一羣遼寧青年學生，齊集在一個祕密的處所，舉行會議。李希青是他們臨時推戴的主席，他站起來，說明開會的意義：「……明天就是『九一八』的六週年紀念了。諸位！我們的國土，淪陷在敵人的手裏已經六年了。……」一種悲悶的聲音，顯出他內心的苦痛，他繼續說：「我們不可不表示一點舉動，讓敵人知道我們國土雖亡，人心未死！……」全體拍掌。李希青說完了話，大家開始討論。

在鷹犬似的警軍，爲虎作帳的漢奸，重重壓迫之下，是不容許他們從長計議的，他們使用快速的手法，通過了議案，決定了明天的對策。

到了明天，校長鄭思胥，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人，屈着背，很艱苦地走到講台上，向着許多青年人訓話。大意是：今天是「滿洲國」的國慶日，你們要遵從命令，排着隊一路唱國慶歌，滿洲國的國歌，日本的國歌，到市政廳參加國慶的大典。……

鄭思胥的話只說了一半，還未及把大和民族的精神，德性，以及日本天皇的神聖，暢所欲言，便從這些年青的聽衆中，發出一個粗大的聲音，向鄭思胥質問：

「請問鄭校長是那一國人？是不是中國人？」

鄭思胥呆住了，也不知回答什麼纔好，喉嚨打了一個噎，嚙嚙地說：「你……你問我這句話，是……是什麼意思？」

全體同學都哄動起來，大呼大倒賣國賊，打倒漢奸。鄭思胥還想找理由來爲自己辯護，但在羣情洶湧的情勢下，祇有迅速地躲開。



這時候，李希青便跳到講台上去，大着聲音對同學們說：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今天是人家的國慶，但是，在我們是國喪。親愛的同學們！總不會忘記六年前的今天，是東三省滅亡的日子，我們的父兄，都死在敵人鐵蹄之下了，我們還要偷生做什麼！不自由，無寧死，我們要復仇！大家起來！」

全體學生興奮地高呼，聲音像激雷似地震動整個的屋宇。

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，大家聯合起來！」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那一天的上午九句鐘，偽國的官員，被壓迫的民衆，都整着隊向一個指定的地點集中，沿路是頌揚大和民族的歌聲，這歌聲都是從被脅逼的民衆嘴裏發出來的。他們當唱着這種不願意唱的歌曲時，眼睛裏都飽含熱淚，隱藏在心裏的無可表白的愁恨，把各個人的面容，顯示得異常的憂戚；除了極少數的官員，以及敵國的監視者，軍警，的確是高興熱烈，像剎是舉行國慶以外，其餘附和在這些人

後面的行列，那種憂傷悲悶的程度，簡直就是哀喪的送葬的隊伍。

從演說台上受了學生的奚落，被趕逐出校的鄭思胥，自己因為未能率領着學生參加國慶的大典，惶恐到無地自容，幾乎要自殺的樣子。他便冒着萬險，到偽國的教育當局面前，引咎辭職，並請設法挽救這一件極端違法犯上的舉動。當他陳述這件事情的經過時，聲音顫抖，週身的冷汗溼透襯衣，頭部垂下，雙目不敢平視，他在自恨教育無方，不能把這些青年學生教化成偽國的順民，和他自己一樣地効忠於大日本帝國，他極有自知之明，他是一個罪無可赦的人。

但，偽國的教育當局深知道鄭思胥在平時壓迫青年學生的革命情緒，反帝思想，非常認真，對於偽國的前途，是頗為有功的一人。於是，不但不嚴加責罰，反撥動一支警軍，幫同他迅速赴校壓迫，限令他即刻率領着學生趕到指定地點，參加「九一八」的國慶大典。

當一隊警軍耀武揚威地跑來將要到達校門時，全校學生已由李希青帶領着整隊出發了。在他們的手中，攜着標

語，傳單等等的宣傳品，他們走到通衢大街，就停下來，對衆演說，喚醒羣衆的迷夢，萬一，遇着壓力，他們相約決不退讓，誓以死力抵抗到底。

鄭思胥伴同警軍很快地走着，遠遠地死聲吶喊，喝令許多學生們停止前進。

學生們依然當作若無其事地走着，大家唱着悲壯的國恥紀念歌，歌唱完了，大呼口號，逢着行人，便散發他們握在手裏的傳單。

警軍們立即發槍，這是向徒手的學生們一種照例的示威。

這一羣年青的學生並不駭怕，大家把前進的脚步暫時停止，在隊長李希青的指揮下，作抵抗的準備。警軍漸漸地走近了，校長鄭思胥便從插袋裏拿出一道上方的命令，讀給他們聽：

「今天是皇軍攻克東省的國慶日，有不參加慶典的學生，就是違抗命令，應得最嚴厲的處分。」

全體學生憤慨到了極度，大家都蜂擁上去，奪取握在鄭思胥手裏的命令，撕得粉碎。這些有血性的青年們誰也

不懼警軍的威脅，開始搏鬥起來。李希青趕到鄭思胥的後面，出其不意地把他一槍打死，高聲大罵：「打死你這不要臉的匹夫。」許多學生都向着警軍慷慨地狂呼：「弟兄們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！今天是我們的國喪，我們要流血，我們要把鮮紅的血來祭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國旗！」

良心尚未盡喪的中國警軍受着這樣深切的感動，都癱軟下來，自動地把槍根放下了；有的垂頭喪氣，在眼睛裏射出溼潤的光亮。

隔一回，這動亂的消息，已傳佈到全城，敵國的兵馬從城的四週集攏來，對於這些徒手的學生當作大敵似地圍攻和掃射。

地上，流着青年們的鮮血，落着青年們折斷的腳和手臂。但這些青年們沒有一個人叫痛，猶在發出臨死的悽絕的聲音，企圖叫醒全中國未死的同胞：

「大中華民族解放萬歲！」

少許的覺悟的警軍，以及還有一大批學生，終於敵不過新式武器的殘殺，個個就擒了。

他們移送到軍部以後，主審的責令他們下跪。但他們

惟求速死，沒有一個人屈膝。他們很高興地接受最後的宣判。

在偽國舉行「九一八」國慶典禮的司令台前，太陽旗高高地在殘酷的秋陽裏飄蕩着，參加的人，都各以其地位的不同，懷着不一樣的心情，有的在歡笑，有的在哀喪，有的在耀武揚威，自鳴得意，有的在哭泣。就在這時候，一大隊兵馬押解許多年青人飛奔前來，一個個排列在太陽旗的下面，刀光起處，鮮血直噴上紅色的旗，頭顱像番茄似的滾落下來；同時，這些刀斧手還要提起腿部，猛力地踢着喪失了頭顱的屍體，一個個跪伏在太陽旗的前面。台上的人，一陣狂歡，掌聲雷動，接着鳴砲數十響，表示盛大的慶祝；但是，台下的人——祇要是良心沒有盡喪的中國人，沒有一個不把眼淚倒向肚底裏咽下去，默默地發出悲悶的嘆息。他們都在祈禱青天白日的光明，重復照到苦難的奴隸們的頭上。如果有那麼一天，他們一定把敵人的頭來祭他們自己的國旗的。

## 母 與 子

已是放緊急警報的時候了，淒涼急促的怪聲，吞滅了一切，像海潮湮沒了沙渚上的細砂一樣。恐怖的情緒，彷彿一望無際的白浪，瀰滿了都市人的心；使每一個人立刻把正在進行中的事業，迅速停止，誰都是做着同樣迫切的工作，就是找尋穩定的隱遁所，避免不必要的危險。街頭巷口的行路人，都低着頭偷偷地沿着高牆的側壁，街樹的蔭影下，向着掘好了防空壕的地帶，加快脚步跑過去，面

上充分顯露着死色。霎時間便一切靜止，整個熱鬧的市街，像脫去煊赫的服裝，悄悄地入睡了。

這時候充滿在空間以及人們耳鼓的，祇有一種古怪的聲音；敵人的飛機，已到達這街市的上空了。人們都坐在防空壕裏，顛巍巍地辨別聲音的遠近，測驗敵機的方向，把聽覺訓練得特別的純熟；不但飛機的種類，可以由於聲音的不一樣，分別得很清楚，而且敵機將有什麼殘酷的企圖，也可以從其飛翔的聲音中，體驗得異常準確的。

李晶瑩女士正從她擔任職務的小學裏，帶了親生的五歲幼孩雇了車子，跑回自己的家。敵機雖然已在她的頭頂像蝗蟲似的亂飛，但她的態度，却還是很從容，祇是擔心着她還有一個在初級中學讀書的孩子姚希俊有沒有回來？有沒有躲藏到較安全的處所？

李女士到家，一走進門，急切地問老媽子：

「大少爺回來沒有？」

「大少爺有電話來，要你放心，他們學校的地洞很安全，不回來了。」老媽子在回答。

「唔！唔！好罷！」李女士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喃

喃地默禱，熱望着兒子平安地再回到自己的懷抱。

敵機不住地在李女士住宅週圍的上空，往復盤旋，敵人像把握了什麼目標似的，聲音震天價響。李女士急忙抱着五歲的幼孩，從後門走出去，加速趕到防空壕裏躲藏起來。

當敵機來去的前後，這城市裏的一切，由於軍警及地方壯丁的協力維持，還是與平時一樣。學校是照常上課，商店祇有在營業上因購買者的減少，略有損失，門是依然開着的。至於政治機構中的人員，所有的工作，祇有比平時還要緊張。

姚希俊讀書的初級中學，是市立的，距離他的家，約有二三里那麼遠。那天下午四點鐘，最後一課剛剛完了，空襲的警報，便突然地傳來，接着就是緊急的警報。希俊適走出校門，敵機已從這城市的東北角很驕傲地威脅這和平的古城了。他便匆促地轉回學校的防空壕，和留校的同校教師們，擠攏在一起。

敵機散佈在這城市的上空，其實未必都準對各人的頭頂，但是總好像敵人的飛機在空中有停息的飛機場，常是



嗡嗡……嗡嗡地發出奇異的怪聲，不肯移動一公尺似的，總好像將有一個五百磅以上的大炸彈，準對各人的頭頂擲下來似的。這使每一個躲避在防空壕裏的羣衆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不能寧靜自己的心，週身的血管，流行得異常地快，神經也比平時特別的敏銳。本來在防空壕裏閒坐着，是不至於發生什麼危險的，炸彈的飛片，飛機上機關槍的掃射，決不能損害人們的毫髮，除非一個大炸彈，恰巧對着防空壕的中心拉下來。可是當敵機像在頭頂盤旋時，每個人都不自覺地集中了所有的注意力，研究防空壕的種種設備，是否週到？是否合於科學？築防空壕的工人們，有沒有建築上的經驗？在事前是不是根據建築師的設計？當敵機距離自己很遠的地帶，那絕對不會關心的防空壕的撐木，土的質地，出氣洞，壕頂的掩蔽部份，躲難者的喧擾聲音，坐了好久，有些不耐煩，所不得不表示的伸欠及呼吸，都能使無論何人覺得是一種恐怖，好像如果敵人的炸彈，萬一不客氣地拉下來，責任都在人家，決不在自己。不過，當敵機轉換方向，逐漸向別處移動時，剛剛所設想的種種，所關心的種種，便同亂夢似地，再也記憶

不起了。祇要敵機不在他們頭頂盤旋，雖然擠在狹窄悶人的土壤裏，並不覺得絲毫的痛苦。

靠着李女士所躲避的防空壕，是一塊荒地，滿栽着竹樹和楊柳，這天然的隱蔽，誰也不會疑心有使敵機必須要盤旋的目標。因此，這裏的高射砲以及種種防空設備，也就比較得鬆懈了。敵人爲着急於完成他的任務，并且要避免擊中了飛機，全部火化的危險，便漫無目標地在荒涼的廢墟上，隨意亂拋，一個五百磅的大炸彈，適巧擲中李女士所躲避的防空壕。

地面上立刻裂開一個大窟窿——約莫有五丈多寬，一丈五尺深的大窟窿。飛片分散到半里路見方的週遭，凡接觸到飛片的行人，都被撕破肝腸，倒斃在途中；震動的聲音，彷彿天崩地塌，每家窗格上的玻片，都震得粉碎，瓦磚飛起，像熱鍋中揚起的水泡。

防空壕的面積是寬闊的；所以停留的人，比任何防空壕都要多。因爲這突如其來的一擊，使每個人驟不及防，都沒有能倖免這意外的災難。有的折斷了手臂，還苟延着呼吸，痛得不堪忍受；有的由於過分強烈的刺激，神經發

生特殊的變化，眼珠脫腔，懸掛在胸前，像兩粒透明的珍珠；有的給炸燬了的屍身所打擊，昏迷過去，那緊貼在背上的屍身，殷血直流下來，待神志清醒，還疑心自己中了彈；有的炸燬身體的上半截，僅留着兩條腿股，筋肉起着急促的收縮；有的竟炸燬到什麼都沒有，祇在地面上殘留着一塊燒焦的血影。

軍警救護隊，忠勇的壯丁們，霎時間便趕集攏來。各個被難者的家屬，哭聲震天，都在尋覓自己的親骨肉。但在血肉模糊中，幾乎無法辨認誰是他的哥哥，誰是她的丈夫，誰是他的妻子，誰是他的兒子，軍警們幫同整理被轟炸的殘肢，使他們正在工作着的手，時刻抹着眼角，慘淡的夕陽，反映着淚珠的光亮。

這些被難者的家屬，終於識不透被難者的真面目，大家分領了屍體的一部份，作為自己的親骨肉，哀痛地回去了。

姚希俊在警報解除以後，慌忙跑到家裏，看不見母親和小弟弟，也看不見守家的老媽子，他哭了。又慌忙走出來，跑向肇事的地點，看見老媽子在散亂的屍體中尋覓什

麼似的。他急迫地問；「我的媽媽呢？」老媽子哀痛得抬不起頭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「小弟弟呢？」姚希俊又急迫地問。

他的眼睛在炸燬的防空壕的四週，急忙地掃射，給他發現了一個女人，頭面已經炸燬，一縷尚未燒去的長髮，掛在防空壕的撐木上，僵硬地倒在泥牆的一角。他奮勇地走上去，看見這女人的臂膊，還緊緊地摟抱着一個嚇死了的小孩。他撥動這孩子的面孔，駭然地發出慘絕的悲聲：

「弟弟！我的弟弟！」

但弟弟終於沉睡着不回答他的哥哥了。

他遲鈍了的神經，忽然敏銳起來，想起那被炸燬了頭面的女人，一定是自己的母親。

「媽媽！我的媽媽！」他哭倒在母親的懷中，神志昏迷過去。

軍警們移動遲緩的脚步，走到姚希俊的身旁，啼哭的慘聲，使他們有些心酸。

「少爺！不要哭！」老媽子在勸說。

一個認識這孩子的壯丁，企圖把他抱起，姚希俊忽然

像受傷的禔虎，瘋狂地跳躍起來，奔跑到軍警們的跟前，拚命要奪取他們的槍桿，嘴裏狂叫着：

「我要殺盡日本小鬼，抵我媽媽、弟弟的命。我要報仇！我要報仇！」

## 荒野的號哭

漆黑的夜，天上沒有一粒星，刺骨的寒風，括動兩旁森森的街樹，沙沙作響。××城一條熱鬧的人行道上，如同大出喪過後，淒涼，沉寂，燈光完全熄滅了，店舖子都緊緊地闔攏着，要不是戒隊的鐵蹄走過，發出驕傲的步伐聲，這樣一座繁華的古城，真像大戰中燬滅了的廢墟，已經好久沒有人類了。

其實在這裏一切的景象，感覺到與先前的不一樣，還

是昨天下午三句鐘的事。住在這裏的人們，都連做夢也不會想到。昨天下午三句鐘以前，這古城裏還是一切照常，男的，女的，在街上擠着，推着，快樂的人們，依然露出歡快的笑容，悠閒的公子姐兒們，都在研究各個遊藝場的節目，準備在開演的時間，盛裝赴會。誰也想不到就在那天下午三句鐘，事態突然地嚴重起來，敵人的兵馬，戴着鐵盔，穿着黃色的呢制服，長統的黑皮靴，一路唱着急促的軍歌，像是示威，又像是遊戲似地衝進城來，經過了幾點鐘的射擊，幾點鐘的整理工作，就算是把一切手續，都做完了。

在深沉的夜色籠罩中，這古城裏特別怕人的，是淒涼的風聲，零落的槍聲，此外就是一羣被壓迫者的慘痛的呼聲。

這時候，鄭光祖和他的弟弟光宗也從××大學裏被趕了出來。他們倉皇地奔向自己的家，後面是許多敵人荷槍實彈追趕着，他們像受傷的小鳥，終於受不住獵犬們的追趕，在半路上便離散了。

鄭光祖依然冒着萬險，從火綫裏狂奔，在將要到達家

門，忽然看見一片火光，就在他住宅的左近，燃燒起來。接着，大大小小的房屋，都在烈火中燃燒起來。一陣槍聲過後，就是一陣悲慘的吶喊，非常清楚地傳入他的耳鼓。在火光熊熊中，他看見一羣被綁的人，都挨次縛在門前的樹桿上，受着刺骨的鞭打，其中也有年老的，也有不到四五歲的小孩，因為這種酷辣的鞭打，已經過相當的時間，越死錢的苦楚，麻痺了他們的痛覺。連哀號呻吟的聲音，都低微到聽不清楚了。一會兒，他又看見有三四個壯丁，被綁在樹桿上，敵人高舉笨重的鐵鞭，僅僅是第一下鞭打被縛者的肉背時，一種非常的驚嚇，混合着他們清醒的痛覺，都在運用着不是在這樣特殊的境遇裏絕對發不出的尖厲聲音，死命地叫喊着，好像這聲音一定要傳進上帝的耳朵，期求上帝同情於他們的境遇似的。鄭光祖看着這情形，便像有什麼東西，阻礙着脚步，不自覺地停下來。那些握着鐵鞭的人，並沒有體驗到被鞭刺者的痛苦，還在痛苦的呻吟中，穿插着得意的歡笑，有些人正在高高興興地歌唱呢。鄭光祖因為不熟悉他們的言語，辨不出這些人唱些什麼，這好像在他們侵佔這座城市之後，照例應該有一



次稱心快意的娛樂，作為他們精神上的犒賞，但現在是一個淒慘的夜，這城市什麼都沒有的，便只能把用不盡的燃燒彈，焚燒幾間房屋，看看無數的火花，流星似的拋到半空中去，再從關着門的屋子裏，綁出許多無抵抗的同胞，縛在樹桿上，遊戲似地鞭着他們的血肉，聊以發洩一回有力無處用的苦悶而已。所以，在他們祇覺得那些被鞭打的人，如果不繼續喊痛，尖着聲音喊痛，在他們便算是不夠熱鬧，會使他們非常掃興的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，經過痛打，暈厥過去，當那握持鐵鞭的人，暫時走開，他彷彿感覺輕鬆一些，沉下去的呼吸，又漸漸回復轉來，勉強舉起無力的頸項，睜開眼睛，凝視着那些鞭打他的人，像有無限的意思，要想表白，而終於因為缺乏支持力，又把他的頭墜下去了。鄭光祖仔細望着這老人，忽然被他驚覺到有許多特點，證明這老人是自己的父親；但覺得父親沒有這樣的消瘦。「也許不是吧？」他以爲。

停了一會，那個持鐵鞭的人，又走過來奮勇地抽上幾鞭，這老人的頭，歪斜在左邊，兩隻腿也軟下來了，沿着

樹桿縮下去，縮成了一堆。鄭光祖出神地望着，突然地叫喊起來：「喲！父親！父親喲！」

他向着父親那裏跑過去，什麼顧慮都沒有了，就祇有一個單純的觀念，要在父親還沒有絕命的時刻，聽他幾句最後的囑咐，擁抱着他，痛哭了一陣。但敵人像已發覺了什麼似的，立刻開足機槍掃射，鄭光祖伏下來，躲到就近的一個土坑裏；到放槍的人，認為這樣盲目地射擊，是一種無理由的浪費，才肯自動地停止掃射。鄭光祖受着極度的震恐，在土坑裏躲避了一刻以後，他的神志逐漸清醒了。他聽着一羣人在繼續呼喊，其中還夾雜女人和小孩的聲音，另外一羣人盡量幹着鞭打的工作，好像就祇有這一件工作，於他們是十分有益的。他偷偷地舉起頭來，發覺到有一個是自己的母親。那時候母親已不能呼喊了，眼睛還是睜開着，彷彿不放心她的兩個孩子。鄭光祖想上前去，從虎口救出自己的母親，但又怎麼可能呢。又等了一會，他們一切都完了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，就在這樣死寂的空氣中，鄭光祖決定了自己必須要做的事。

他從土坑中慢慢地走出來，在慘淡的黑夜中，摸索着

他的前路。西北風依然無情地吹着，像有無數的魔鬼將在這黑夜裏乘機出現似的。父親的慘痛的死，母親在臨終時憂鬱的顧盼，一切的淒涼情景，都深深地印入他的腦裏。

他在黑夜中疾走，不時回過頭來，看見後面的火光，漸漸遠了，看不清楚了，但是這淒慘的景象，是他永遠忘不掉的。他想到離散的兄弟，想到慘死的雙親，眼淚便簌簌地落下來。

天將黎明，東方現着魚肚白，他由於飢餓與疲乏的壓迫，倒在一個小車站的露台上，昏沉地睡着了。待從××城開往天津的最末一次車，嗚嗚地開到時，他才驚醒過來，便立刻購了車票，跨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裏，隨着一般逃難的伙伴們，向天津進發。

這些同命運的難民，大家都在面面相覷着，雖然蘊藏在心頭的，有無盡的苦痛要待訴說，但因為大家都是從同一個境遇裏逃出來的，每個人所經過的情形，即不用言語來表白，誰都可以根據想像，體驗到各自的苦痛的，所以在充滿着逃難的車廂裏，竟至於靜寂到一點聲音都沒有，每一張失眠受驚的臉，只是深刻地現出一種希望，就是這

一回逃到安全的後方去，不知那一天才能回到自己的故鄉來。

鄭光祖坐在車廂裏，眼不轉睛地望着車廂裏的人，他希望發現一個熟識的面孔，尤其是同在××大學逃出來，被趕散的兄弟。他從自己的座位走起來，循着一條列車跑過去，他瞥見在前一節車裏，有一個青年穿着××大學同樣的制服，微屈的背脊，蓬亂的頭髮，一陣驚喜的心，使他高喊起來。

「光宗！光宗！」

那個人並沒有表示合拍的回應，他失望了，又發出疑問的口氣說：

「你是光宗嗎？」

他移動腳步，走到青年的跟前，由於悵惘地叫喊，擊動列車裏死寂沉悶的空氣，大家都回過頭來，那青年也回過頭來，視線箭似地射過來，他有些不安，祇得輕輕嘆一口氣，跑回自己的原位。他疲乏極了，便在車聲的隆隆中，假睡了一刻。後來，車停在××站，民衆們像已聽到風聲緊急，都想把自己躲到平靜的地方去，乘車的人，都

擁塞在列車的門口。他被嘈雜的聲音驚醒了，瞪開眼睛，忽然發見一位××大學的女同學，那時候她也擠在一羣難民中，提着一個皮包，拚命地推着，擠着，希望能在充滿了乘客的列車裏，佔一個位置。他叫喊着她的名字。

「淑華！淑華！」

她在極度倉皇中，並沒有理會到有人在叫喊，還是拚命在人叢中擠，好像全部的注意力，在憂心着列車就在霎時間開行，她將被擠出在車外似的。鄭光祖看見自己的女同學胡淑華小姐，真像在絕望的沙漠裏忽然尋到了甘泉一樣。他更大着聲音叫喊：

「胡小姐！胡小姐！」

胡小姐抬頭看見了鄭光祖，她也興奮極了，立即應和着說：

「光祖！是你？」

她像增添了意外的力，推動她的脚步，跨上車來，走到鄭光祖的面前。鄭光祖站起來，接過她的皮包，他們熱烈地握手，都像有說不盡的話，無從在一見面的剎那間，一口氣說個暢快，反而是彼此默靜，連一句極簡單的客套

都省略了，等大家坐定，喘息平了以後，才由鄭光祖向她提出了一個扼要的疑問。

「你一個人出來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！你呢？」

「我是一個人啊！」鄭光祖慨嘆着回答。

「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到天津以後再說。」

「你呢？胡小姐！」鄭光祖驚奇地問。

「我有一個姨母在天津，我想在姨母那裏住幾天，打聽一下家裏的消息。」

他們在長途中因為有交換一點意見的機會，似乎已減少了些寂寞，雖然這些意見，並沒有在各自應該關心的實際問題上有什麼發揮。他們也不會談起在故鄉所目擊的一切，這好比是大家所熟讀的功課，說來都是所見略同，並不是在長途中認為必需討論的資料。然而要找出一件比有趣的問題，作為旅途中的談助，無論是誰，就都沒有這樣的雅興。他們在說完幾句無關痛癢的答問後，仍舊沉默着，一直到天津。

到天津時，已是夜深了，鄭光祖忽忽下了車跟在胡小姐的後面，走出車站。他也沒有計劃到那一夜將寄寓在何處，到勢必分手時，他那種不可言喻的痛苦，反使胡小姐感到深刻的同情，親切地對鄭光祖說：

「光祖！你怎麼樣呢？」

「淑華！我們再見吧！」

「不，我想知道你的住處。」

「我現在無從告訴你。」

「還是同我到姨母那裏去罷！反正我們都是逃難的人呵！」

「不，胡小姐！我想投宿××旅館，你有工夫的話，我們明天再見吧！」

胡小姐悵悵地登了車，便和鄭光祖告別了。

「光祖！我住在意租界××里六十號。希望你能來看我。」胡小姐說。

「好，我一定來看你。」

鄭光祖在天津住了些時，因為胡小姐的緣故，便和她久居在那裏的親戚，發生了熟識的關係。他們知道他是×

×大學的學生，而又是一個逃難的人，由於同情的感動，替他在××小學裏找到了一點工作。他雖然無心於教書，可是爲要把自己的生命，有一個犧牲的代價，也就忍耐一切痛苦，等待機會的到來了。他在安靜的租界裏過了幾個月，開始感覺到流落在異地的悲哀了。從前所接觸的悲慘的事實，由於事後的追憶，都變成從心底發出的眼淚。雖然同在難中的胡小姐，每在他十分苦悶的時候，想出種種巧妙的言語，減除他的苦悶；可是正因為她也遭遇了一樣的命運，一提到鄭光祖的父母兄弟，便立刻會聯想到自己的父母兄弟來，一面勸他暫時拋開痛苦，一面正使她更深刻地加重自己的苦痛。她的話往往不及說完，鄭光祖哭了，她也哭了。這時候鄭光祖便會憤慨地對胡小姐說：

「淑華！現在不是我們痛哭的時候呵！」

他立即拭乾眼淚，望着掛在牆壁上的地圖，並且指着自己的故鄉，自言自語：

「故鄉！親愛的故鄉！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了你的！任敵人怎樣兇暴，也不能壓服我們反抗的心。」

胡淑華聽着他說，她的心也覺得強壯起來了。



「是的！我們等待着吧！」胡小姐說。

時間沒有隔開多久，光榮的民族解放戰爭，已經爆發了。南方反帝的火燄，如同潛伏的火山，烈烈轟轟地燃燒起來，舉國的老百姓，都願意把他們的鮮血，生命，貢獻給這危急的祖國，他們都不惜任何犧牲，踏上最前綫，和敵人拚命了。

是一個風雨之夜，渤海灣的浪濤，怒馬似地奔激着沿岸的沙洲，黑色的重雲，籠照着天光，雨點如同散開的軍隊，打擊發動中的船背，上帝也在震怒了。整個的大地，都在狂暴的風雨中沸動，鄭光祖就在這時候踏上了征塵。太古碼頭的路燈，放出微弱的光，映照着胡淑華的慘淡的面龐，在淒切地說話。

「光祖！我不能遠送了。」

「淑華！我們的大時代已經來了！」鄭光祖沉痛地回答。

「願你一切保重！光祖！」

胡淑華很想抑制自己的情緒，但是不可能。熱烈地握住鄭光祖的手，梗咽着聲音說：

「光祖！殺不退敵人，不要回來，我永遠等着你！」

鄭光祖並沒有十分注意她的話。他只想起了自己的兄弟，急迫地說：

「你要是遇着光宗，告訴他，哥哥已到前線去了。」

胡淑華點點頭，她想很快地轉到剛才的話線，表示一下自己的心跡。但是停泊在風雨中的船，已發動最後的記號，逼着他們只能互道一聲再會，就忽忽地告別了。

鄭光祖在參加戰鬥的第二天，敵人的第一次總攻，是失敗了，他們正在計劃着第二次大規模的總攻。

當着大戰的序幕開始進行時，他在英勇的鬥士中，已忘記自己是一個青年的學生，而是一個把自己的血肉，為民族爭取最後勝利的鬥士。在夜間，敵人裂開的砲彈，像一朵朵的火花飛過來，他的無從發洩的苦悶，乃至及身在痛苦中所積聚的民族的仇恨，都期待着要報復；他像接受一種極大的安慰，歡笑地踏着鮮紅的血綫，迎着敵人的火花衝過去。

當敵人猛烈無比的砲火，每次擊中我們的陣地，使耗費許多人的心血所建築的防禦，會根本變換原有的形勢。

本來是一座山，一座屏障，一排密佈着的電網，由於無數重砲彈的炸開，便立刻變了一個塘，一塊平原，一條條的長溝。這些爲民族爭取勝利的鬥士們，即使盡成了灰燼，可是他們還是一隊一隊的衝上去，絕對不肯後退的。

戰事暫告一段落，砲火的煙霧，使接近地面的氛圍，都染成深沉的黑色，探海燈白光像一條虹，照着敵機在尋找發揮炸彈的目標，昂昂地發出怕人的聲音，只有待這種聲音遠遠地移過去，地面上才感覺到剎那間稀有的沉默。

就在蘊藻浜那一次夜戰終了，我們的部隊經過極度的掙扎，得着勝利，正在叢林裏休息的時候，鄭光祖聽到一種呻吟的聲音，在靠近掩蔽部的後面，擊動他的耳鼓。這聲音分明是受傷者的慘聲，最初頗似趕急路者的頓促的呼吸，以後便同肺結核患者所發出的微弱的嘆息一樣。鄭光祖在黑夜裏，循着這呼吸的來路，提心吊胆地爬過去。那個人聽到有人在移動，也想睜開眼睛，辨明是敵人，還是自己的伙伴，但是，因爲流血太多，已無法睜開眼皮。鄭光祖漸漸移近，大約相隔不到兩三碼遠，便低了聲音問：

「誰？你受傷了嗎？」

那個人驟吃一驚，他已聽出北方人的聲音，他忍痛把自己從地面上撑起，可是傷在腰部，立刻一陣劇痛，又倒下來了。

那個人企圖作第二次的撐持時，鄭光祖很快地爬到他跟前，用力抱住了他，聲音親切地說：

「老鄉！送你到後方醫院裏去吧？」

「你是北方人嗎？」那個人也操着北方的聲音，顫抖地問。

鄭光祖等不及回答，已把自己的眼睛注視那個人，那個人也在用力睜開了眼皮注視鄭光祖。經過一兩分鐘的時間，那個人彷彿做了一場惡夢，眼淚瀑布似地流下來。

鄭光祖替他拭乾眼淚，抹去面部的血痕，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的奇事，他疑心也在做着一個奇怪的夢，他忍不住哭出來了，嗚咽着聲音說：

「光宗！我親愛的弟弟！是你呵！」

鄭光宗不說一句話，痛苦地流淚。

「我是你的哥哥鄭光祖，你還認識嗎？睜開你的眼睛呵！向我瞧着吧！」鄭光祖一面說，一面痛苦地親着弟弟

的面頰。

鄭光宗舉起無力的臂腕，擁抱哥哥的項頸，閃動不靈便的嘴壳，聲音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「哥哥！我早就看清楚是你了！」

「光宗！我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！」

「我尋找你好苦呵！我以為你逃不出來了！」

「光宗！你是不是胡淑華小姐叫你來的？」

弟弟並沒有聽清楚哥哥的話，他不知道怎樣答覆，因為他的生命是短促的，他還有許多不放心的事，急待詢問哥哥的。

「爸爸媽媽呢？」他緊着問。

鄭光祖酸痛地搖搖頭。

「他們逃出來沒有？」他又緊接着問。

「弟弟！你受傷很重吧？」

「很重！沒有關係。爸爸和媽媽怎麼樣？」

鄭光祖呆呆地想了一回，機械地回答說：

「很好！爸爸媽媽都很好。」

這時候，他只一心注意着弟弟的傷勢，實在不願意把

真實的消息，再加重他的痛楚。鄭光宗受了傷，在寂寞無人的荒林裏，足有三個鐘頭了，血已流盡了，他想不到還能死在哥哥的懷抱裏，又能在哥哥那裏得到些關於爸爸媽媽的好消息，他把一切痛苦，都忘却了，最後，他興奮地坐起，運用着最後的力量，聲音喘促地對哥哥說：

「我已經沒有希望了。哥哥！你應該明白你的兄弟是爲什麼死的。」

他說完了話，昏沉地躺下去了，眼眶裏蘊蓄着流不盡的眼淚，在他歷盡風霜，飢餓，已經瘦削得不成人形的面頰上，似乎有一種得着好消息以後的安慰，由於臨死者嘴角的抽動，呈現着絲絲的笑容。

鄭光祖伏在弟弟的屍體上，哭着說：

「弟弟！早知你是這樣，我不應該欺騙你。我也應該使你知道，爸爸媽媽是怎樣死的，爲什麼死的？」

在這殘酷的世界，鄭光祖除了兄弟的一具死骸外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在他的理想裏構成具體的記憶了。他不願意弟弟的屍骨，化成曠野的飛土，他向軍部的領導者，說明特殊的情形，請了假，負着弟弟的木棺，在無錫

惠山下選取一塊風景幽靜的地方，埋葬弟弟的屍骨，並且立下一個記號，留作將來憑弔的表記。

他辦完了葬事，又回到戰地，那時候敵人第二次總攻的策略，早就接受我們猛烈的抵抗，破壞得粉碎了。他們爲要對世界顧全面子，不得不積極地策動他們的兵衆，進行第三次作戰的計劃。不幸，鄭光祖就在這一次受傷了，傷在他的右脚。他在醫院裏，試行割治的手續，待創愈出院，時間便過了三個月。我們的東戰場，已因爲戰略的關係，根本移動，惠山的頂上，驕傲地飄着異國的旗影，人們都退後了。只有鄭光祖因爲割斷了一隻腿，還孤獨地陷落在敵寇所侵佔的戰區裏。

又是江南四月的天氣了，無錫也算是一個風景區域，惠山的梅園，已經落了梅花，開遍桃花了。沿着一條綠樹成蔭的山徑，黃鶯兒都在奏着甜美的歌聲，歡迎我們的敵人，肩輿在路上，游船在河心，載着他們都在尋訪他們的生趣。

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下，那吃盡辛苦，偷活了三個月的鄭光祖，感覺一切都是絕望，一切都是灰暗，美麗的春天

是人家的，春天也像割斷一隻腿，永遠不會在他的心中跳動了。他握着一根手杖，百無聊賴地踱到惠山腳，憑弔那些纍纍的荒塚。在那裏所埋葬的，都是這一次爲民族爭取生存的英雄。他在寂寞的荒野裏，放聲號哭起來。又跳上惠山的頂，太湖的萬丈浪濤，使他想起了故鄉的遼東海，想起了自己的故鄉，想起了在驚恐中出走時，爸爸媽媽在敵人的鐵鞭下，呻吟哀號，睜開慈愛的眼睛，顧盼他們的孩子們。

在熾烈的血戰中，從來不曾轉念到的胡小姐的戀情，又像電影般顯映在他的眼前。他記起在風雨的夜深，含着眼淚對他說：「光祖！殺不退敵人，不要回來，我永遠等着你。」「唉！胡小姐！我怎麼能回來呢！」

他望着山腳那些埋葬的新墳，這些墳，都僅僅覆着一層薄薄的土，連一棵青草都沒有。他們都盡了應盡的責任了，雖然未來的責任，還剛才開始；但這些犧牲者，好像是很放心我們的同胞能夠擔當得起似的，都在這裏休息着了，可憐自己的弟弟也在這裏靜靜悄悄地休息着了，他是那麼漂亮年青，××大學的學生，那麼的有着前途的青年



呵！他又抬起頭來，看着春天的雲，燕子似地飛過去，是多麼自由，多麼無阻無礙呵！山脚下是一望無際的綠野，充滿着迷人的桃色的氣息，點綴着這蔥蘢可愛的大地，居留在這樣一個國土上的人們，是多麼地幸福呵！他深深地感謝上帝的厚惠，可是，就在此刻，熾烈的日光，已經炙乾了我們生活的禾苗，正需要用我們的鮮血來灌溉。他興奮地吼喊起來：

「我們的國家，需要流血呵！需要幾千萬人的血，需要全中國同胞的血呵！」但是，看看自己，已是一個永遠殘廢的人了，他不能任聽敵人綑縛在樹枝上，遊戲似地鞭打，作為他們發洩剩餘氣力的工具的。他不願再想下去，他已經決定了。便回轉頭來，對着行將別離的同胞們高呼着，致最後的敬禮：

「健康的同胞們！起來呵！抵抗到底，為祖國復仇！為死難的兄弟們復仇！」

這聲音猶在山谷中往復回轉的時候，他已在萬丈的驚浪駭濤中沉沒了，只留着無限的雄心，永恆的痛苦，萬劫不磨的仇恨，旋轉在洶湧的雪一樣白的浪花裏。